

殷 代 的 豆

石 璋 如

一、引 言	六、用 途
二、形 狀	七、演 變
三、質地與製造	八、結 論
四、紋 飾	九、附 表
五、夥 件	

一、引 言

豆是一種圈足器。

圈足器在仰韶文化系統的器物羣中很少見，豆形器更爲少見。有之，也都在邊遠的地區，與中原典型的仰韶文化尙找不出層位的關係。譬如西部青海樂都馬廠遺址出有若干豆形器（註一），蘭州市、白道溝坪等遺址也出有豆形器（註二），彩繪部分都在內部的盤中，而外面則是單色。北部的熱河赤峰紅山後遺址，也出有豆形器，着彩却在口緣下方的肩部恰像鉢形器的樣子（註三）而另加圈足。南部的香港大灣遺址，也出有豆形器，着彩的部分則在足部（註四），芳恩氏斷爲漢前物。彩陶文化第一遺址河南澠池的仰韶村，確也出有相當數量的豆形器（註五），不過經考古學者就器形的分析，

（註一） Nils Palmgren: 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 Shan and Ma Chang Groups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 D. vol. 3, fasc. 1,) 1934, pl. XXIX, No. 7,8,10; 又關野雄：世界考古學大系第五冊 p.83 No. 154, 高杯。

（註二） 甘肅古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60：2，p.14 圖二：7；圖版壹：4）蘭州市（版貳：7）白道溝坪，彩陶豆。

（註三） 濱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紅山後（東方考古學叢刊6）1938。

（註四） 黃素封譯，芳恩著；香港新遠洲史前遺物發現記，說文月刊一卷合訂本 p.p687~704，原載香港自然科學雜誌三卷三、四期。

（註五） J.G. Andersson: 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 pl. 28~30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4) 1947.

認為非彩陶文化層中所應有(註一)，經再發掘認為係仰韶龍山混合文化層(註二)，但其中的不召寨型陶器確係龍山文化的成分(註三)。武威皇娘娘台及平涼安國鎮出有紅陶豆，但屬於齊家文化(見前頁註二)，仰韶文化器物羣中最大數量的器物乃是沒有圈足的鉢形器。由以上這些例證來觀察，豆形器與仰韶文化似乎沒有很大的關係。

圈足器在龍山文化系統的器物羣中，却是相當的普遍，豆形器的數量也相當的多，以山東歷城城子崖第一龍山文化遺址(註四)為中心，向西如永城造律台遺址(註五)，鄭州旭畚王村遺址(註六)，牛砦遺址(註七)，滎池的不召寨遺址(註八)，陝州的廟底溝遺址(註九)，陝西長安的客省莊遺址(註一〇)。鄭州轉北如安陽的小屯與後岡遺址(註一一)，濬縣的辛村遺址(註一二)。由龍山而東如安邱景芝鎮(註一三)，日照兩城鎮(註一四)，曲阜西夏后遺址(註一五)，簡直是圈足器的大本營。東北的羊頭窪(註一六)，四平山與上馬石貝塚(註一七)，河北的唐山(註一八)；向南如徐州的高皇廟(註一九)，也都有豆形器，

(註一) 劉耀：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 p. 270~271, 1947.

(註二) 夏鼐：河南滎池的史前遺址；科學通報，二卷九期。

(註三) 尹達：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關於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的分析，考古學報1955：9. p.p. 1~12.

(註四) 李濟等：城子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34. pl. 18:1,2,4,5)

(註五) 李景昉：豫東商邱永城調查及造律台黑弧堆曹橋三處小發掘，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圖版陸 1—4。

(註六) 鄭州旭畚王村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58：3) p. 47. 圖五1—4，圖版貳：1—6

(註七) 鄭州牛砦龍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58：4) 圖版貳：No.2,6,

(註八) J.G. Andersson: 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 pl. 105:5, 106:2,3,4.

(註九) 廟底溝與三里橋 (黃河水庫考古報告之二，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九號) 1959. p.74, 圖48；No.2 (B8T. 551:05)；三里橋 p.100 圖67：No.602M 220:0V p.99 圖66：No.5 (B12H21112:24)

(註一〇) 濬西發掘報告，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十二號 1962

(註一一) 李濟：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小屯第三本，表一附圖三：225—229. 232—238。

(註一二) 郭寶鈞：河南古蹟會第一次展覽說明書。

(註一三) 王思禮：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 p.24, 圖九：No.1—8；圖版肆 1—4；圖版五：3。

(註一四) 劉敦愿：日照兩城鎮龍山文化遺址調查 (考古學報 1958：1) p.36, 圖十一：1—6；圖版捌：1—4.

(註一五) 山東曲阜西夏后侯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64:2, p.89. 圖21：1—12；p. 91, 圖22：1—17, p.93, 圖23：1—14.

(註一六) 羊頭窪：金關大夫，二宅宗悅著：(東方考古學叢刊 2種3) 東亞考古學會，1943.

(註一七) 四平山：京都大學文學部陳列館，考古圖錄 44，長山列島，上馬石貝塚圖47.

(註一八) 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59：3) p.27, 圖十一：17.19—22.

(註一九) 徐州高皇廟遺址清理報告 (考古學報 1958：4) p. 14, 圖八：2.4.8.10. 版壹：3.4.

那麼豆形器與龍山文化系統的關係似較密切。

圈足器在其它文化系統的器物羣中，也頗常見，而豆形器也時常出現，如山東寧陽堡頭（註一），淮河流域青蓮岡文化系統中的淮安的青蓮岡（註二），邳縣大墩子（註三），劉林（註四），新沂的花沂村（註五）等。又如東南長江下游湖熟文化系統中的南京陰陽營（註六），鎮金村（註七），安懷村（註八），青浦的崧澤（註九）等。再向東南錢塘江流域，良渚文化系統的良渚（註一〇），錢山漾（註一一），又如江漢間屈家嶺文化系統中的屈家嶺（註一二），石家河（註一三）等，莫不有豆形器。可見豆形器與青蓮、湖熟、良渚、屈家嶺等文化系統，也都有相當的關係。甚至臺灣的大馬璘文化系統中也有豆的出現（註一四）。

雖然在各文化系統中，多多少少，均含有豆的成分，但是豆的樣式彼此却相差的很遠。各該文化的豆形器究竟是自己創造呢？還是受傳播的影響？根據時代與交通來觀察可能還是受傳播的影響。若是受傳播的影響，則豆的原生地在哪裡呢？若以含豆遺址的數量，與豆的分佈的密度作為揣測的根據，則以山東半島曲阜附近很可能的為它的中心地帶。

豆在殷商文化層中可能比龍山文化層中更為豐富，不論在住人的遺址中，或埋人的墓葬中均有相當數量的出土，而且也較為定型。在殷虛一帶，殷商文化層之下，直

（註一） 山東寧陽堡頭遺址清理簡報（文物 1959：10）

（註二） 淮安縣青蓮岡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 1955：9）

（註三） 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 1964：2）p.33,圖二四：1—4，

（註四） 江蘇邳縣劉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考古學報 1962：1）

（註五） 新沂花沂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概況（文物參考資料 1956：7）

（註六） 南京市北陰陽營第一、二次的發掘（考古學報 1958：1）

（註七） 尹燠章等：南京鎮金村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57：3）

（註八） 南京安懷村古遺址發掘簡報（考古通訊 1957：5）

（註九） 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的試掘（考古學報 1962：2）

（註一〇） 施昕更：良渚。

（註一一） 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60：2）圖版貳：4.5.6。

（註一二） 屈家嶺：1958—1961年湖北鄖縣和均縣發掘簡報：考古 1961年10期；湖北京山、天門考古發掘簡報 考古通訊 1956年3期，p.11—12，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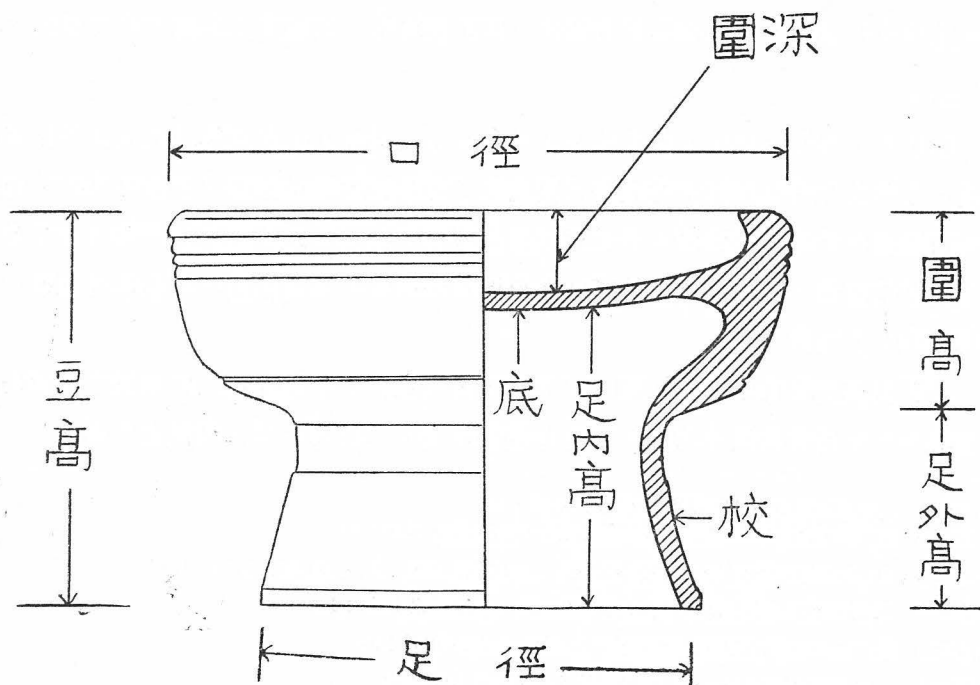
（註一三） 石家河：湖北京山天門考古發掘簡報，考古通訊 1956：3，p.11—12，圖版參：1.5.6；圖版肆：4，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的陶器。

（註一四） 大馬璘遺址在南投埔里烏牛蘭 1949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合作發掘，簡報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一期，p.13—15，民國42年。

接的就是龍山文化層，那麼殷代的豆，可能是承襲龍山文化而來的。我們知道殷商的年代是較確定的，殷商文化層中出土的器物，不啻為測量其它出土地不明器物的尺子，而且也可以上追虞夏，下比周秦。所以我先來研究殷代的豆。

二、形 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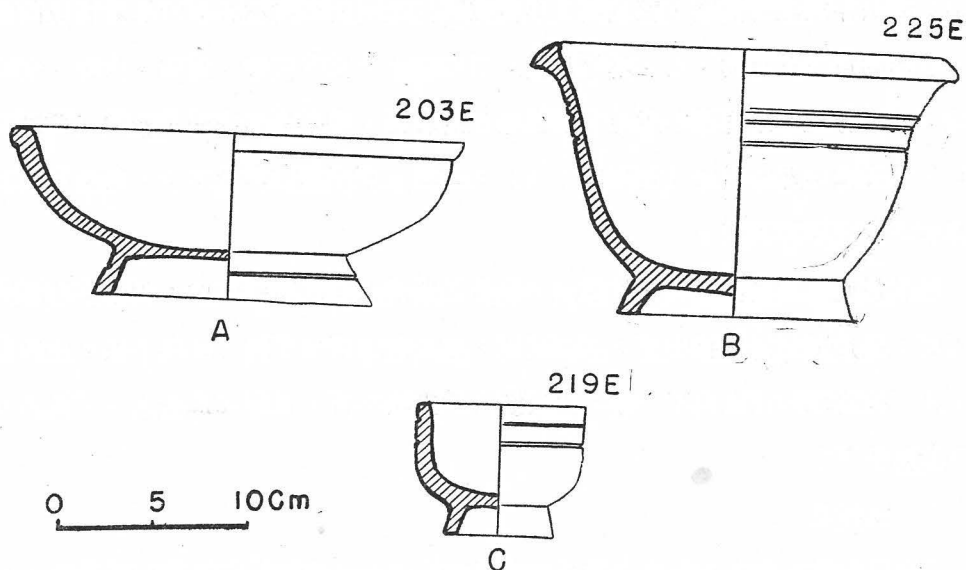
假設我們把殷代的容器羣，依照它們體積的大小，容量的多寡，分為大中小三等的話，則豆應該是屬於小型器之內。若以口徑與全身任何一處的橫截面來比大小，則



插圖一：豆的各部名稱

豆應該是屬於大口器之內。若以口徑與體高相比，則我們在安陽所發掘出來的豆，大都是口徑大於體高或等於體高的。很顯然的，它的整體是由兩節合成，上部是一個大口而淺的圍（註一），沒有蓋子；下部是一個較高的喇叭形圈足（插圖一）。不過由這兩節合成的器皿，有許多不同的變化，隨着不同的變化而有各種不同的名稱，設若把

（註一）李濟：殷虛器物甲編上，p.58,器本身稱為圍，說文卷五上，部一百四十九豆部，「豆，古食肉器也，从○象形」。段玉裁註：「○音圍」象器之容也。這裡我們借用這個○字以敘述一切圈足器的本身，不過○字現在的形象很容易與口字混，故直接借用「圍」字。



插圖二：盤A，盂（簋）B，皿C

圈足減低便成盤碟了（插圖二：A），若把上部加高便成盂碗了（插圖二：B），或者把體積更形縮小，器壁益予直立便要叫它爲皿甗了（插圖二：C）。李濟博士曾以圈高與體高的比例作爲豆皿器分類的標準，並以口大而淺的居前，口小而深的居後，作爲豆形器序數的次第（註一）。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把範圍更予縮小，以足高大於圈深或等於圈深的器皿我們叫它爲豆，反之圈深大於足高的，我們便不把它們列入豆類之內，那麼豆也可以叫做高圈足器了。

圈足器在殷代的器皿中佔着很重要的成分，而豆在圈足器中却佔着很大的比例，豆的形狀固由不同的圈深與足高的配合而有很多不同的樣式，但口唇的外撇，直立與內勾以及圈的深淺也有很大關係，據此至少可以分爲四種：1.直唇：足圈近等（插圖三：15），2.撇唇：足較粗大（插圖三：3），3.勾唇：足細而高（插圖三：16），4.腫唇：足連圈壁（插圖三：9）。若追究何以致此不同的原因，時代的先後，固爲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質地的不同與製造的方法也有非常大的影響，以下來講質地。

三、質地與製造

殷代的遺址在河南境內分布的相當的廣，出土的豆也非常的多，且仍在繼續的出

（註一）李濟：殷虛器物甲編上：p. 58, 59。

土中，無法作通體的觀察，就我們自己發掘殷代遺址所得的材料而可以看出豆的整形的，它們的質地計有陶、石、木等數種。而陶類之中又有灰陶、黑陶、白陶、釉陶等數類。此外骨類，牙類器中雖也有形式像豆的容器，但牙類器中圈足殘缺（插圖四：B），骨類器中乃係實足（插圖四：A），均與我們所劃的界說不合，故暫不談及，待將來有新發現時再說。

這裡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殷代大量的青銅器中，尚未見有銅質的豆出現，這是應該特別提出的。這個問題，留到後面再去研討，這裡不贅。由於質地的不同，故製作的方法也不一樣，由於製作的方法不同，而形式也遂之有了差別。茲分別說明於下：

1. 灰陶豆

灰陶豆的數量最多，不論由遺址或墓葬中的出土品均較其它質地的豆為多，由於數量的多，故樣式也隨之而多，依照它們自己身上的痕跡來觀察和現代較原始的手工業製陶的步驟作比較研究，則製作的方法可能有四種：

(一) 捏足

先作成一個實足而短的皿形器，等待少乾，然後口向下放置，把實足捏成圈足，足的中間捏空了，漲出來的泥遂把圈足增高。這樣作成的足形的特徵，上部較細，下部較撇，足與圈差不多等高，足與圈結合的非常牢固，上下不會脫節，即令器破爛了也不會在足與圈交接處分開（插圖三：2：205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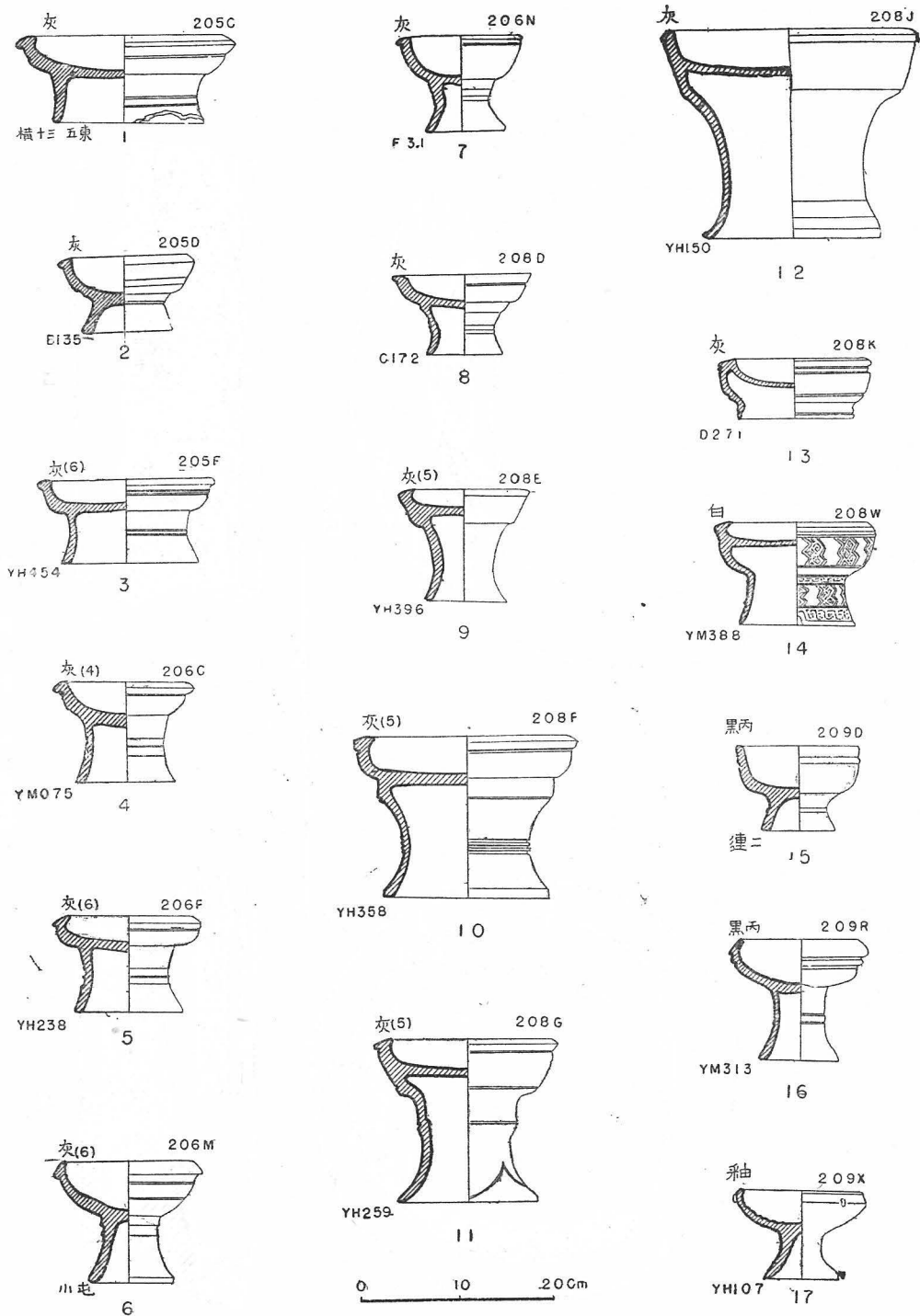
(二) 盤條

先把圈部作成，待半乾後，再翻轉過來口向下放置，把泥搓成細條，就底盤條，向上堆砌，以至盤成圈足形，然後再把表裡弄光。這樣作成的器形的特徵，底部平坦，圈足較粗，口唇每略向外撇，圈與足的連結並非十分堅牢，於破爛後，每易分為上下兩節（插圖三：3：205F）（圖版拾貳：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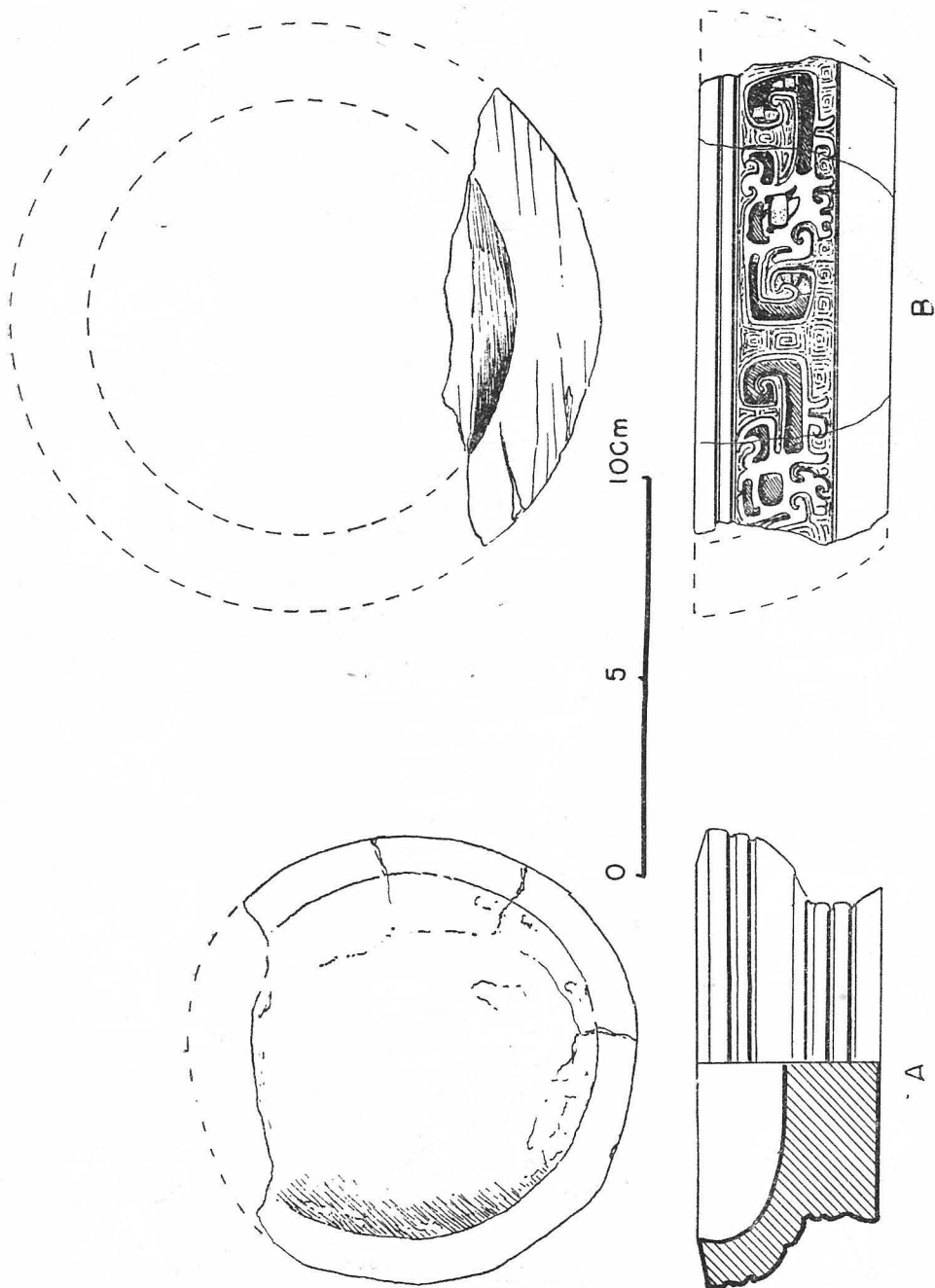
(三) 粘足

圈與足各自獨立分製，待半乾後，再把圈的底部與圈足的上端均刮粗糙，並弄潮濕，然後用泥漿把上下兩節粘在一處。用這種方法作成的器物，口向內勾，圈較深，底較圓，圈足較細而高（插圖三：16：209R）（圖版拾壹：1）。這樣的器物最易分

殷代的豆



插圖三：豆的各種形態（採自李濟：殷墟陶器）



插圖四：骨 牙 質 器

B

A

爲上下兩節，在兩節的接合處，有很清楚故意製造出來的粗糙痕跡。所舉的例子乃是黑陶，可是灰陶豆有很多這種形式惜未帶出。

(四) 連圜

先作成一個兩端透空的豆形圈足的圓圈，另作一個很淺的盤子，待稍乾後，把淺盤，放入圈足中，固結於圜及口部，而不與底連結，等於一個很淺的盤子，擱置在一個高而粗大的圓筒上，從斷面來觀察，好像圜部虛懸在圈足上似的。這樣作成的器物的特徵，足高而圜淺（插圖三：13：208K），唇部既向外撇，又向內勾好像腫了的情形，是較特殊的樣子。

以上四種作法，差不多包括了灰陶豆所有的形式，也許還有用這四種方法以外的方法而作成的，不過現在尚未觀察出來。

2. 黑陶豆

這裡所說的黑陶豆，是指殷代的黑色陶豆而言，色黑而沒有光澤，質較粗而厚，與龍山期的質細薄而黑光的豆有別。殷代的黑陶豆數量較少，遺址與墓葬中均出，它的製法約有兩種，一種爲捏腳（插圖三：15：209D），另一種爲粘足如（插圖三：16 209R）（圖版拾壹：1）。

3. 釉陶豆

釉陶豆的數量更少，我們僅發現一個，還是 H107 穴窖中出土的，它的製法爲捏足，圈足細而厚，圜部淺而薄，一次作成，下部可以支持上部的，（插圖三：17，209X）（圖版拾叁：2）。此外釉陶圈足罐，其上往往有蓋的，那些盖子反轉過來，很像豆的樣子，不過那是非常薄的，而圈足較矮一點。

4. 白陶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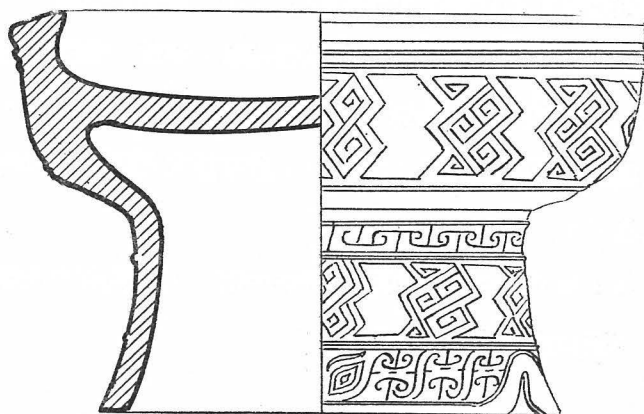
白陶豆的數量雖也很少，但較釉陶豆爲多，完整的僅有二器，同出於一個重要的中型墓葬中即 M388（插圖五：A；圖版拾叁：1），也有若干數量的破片，大都出於侯家莊西北岡的大墓中；出於遺址中的，數量很少。它們的製法大都是連圜，而形制則有圈足特高的，係梅原教授復原的（插圖五：B）。有圈足較矮的則係完整的（插圖三：14，208W）（插圖五：A）。

5. 石豆

石豆的數量很少，而石皿則較多，它們之間的分別，爲圈足的高低不同而已。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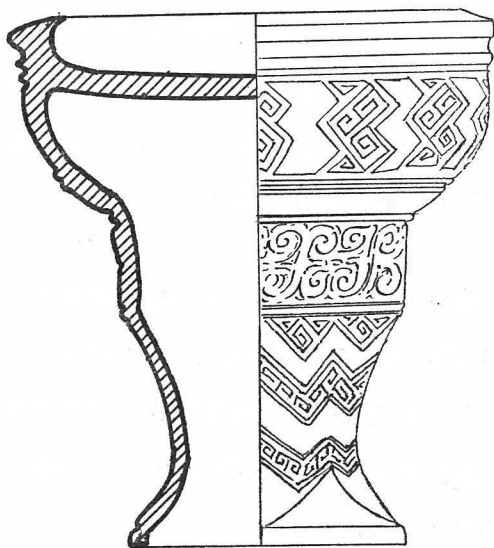
殷代的豆

豆的製法係用一塊大理石雕成，內外都很光滑，但形式非常笨重，圈足沒有陶豆那樣的高，可是圈與足的比例却是合乎我們在前面所劃定的標準的（插圖六：A）（圖版拾肆：1），也有雕花的但圈足殘缺不敢十分確定（插圖六：B）。也有圈與足上均有雕花的（圖版拾肆：2），也有像木豆的形式（插圖六：C）為梅原末治教授所復原。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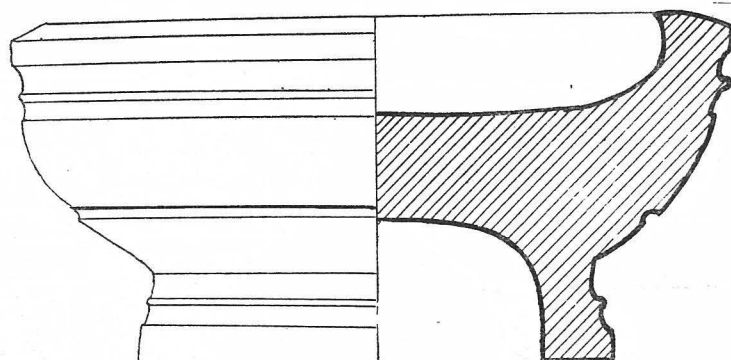
0 1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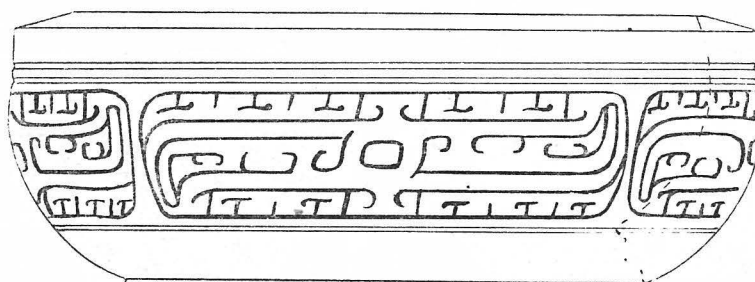
B

0 1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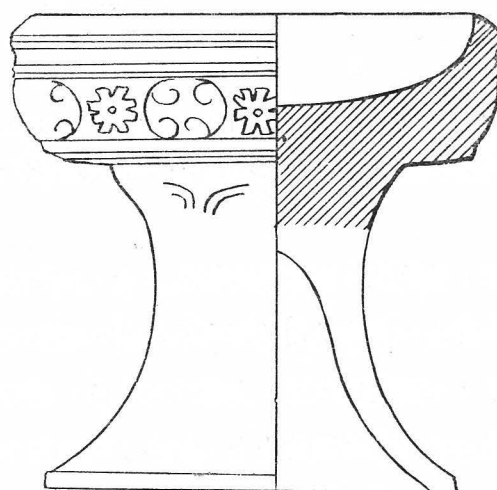
插圖五••白陶雲雷紋豆



A 0 5Cm



B 0 5Cm



C

0 10Cm

- A. 小屯
- B. 1001大墓
- C. 梅原:殷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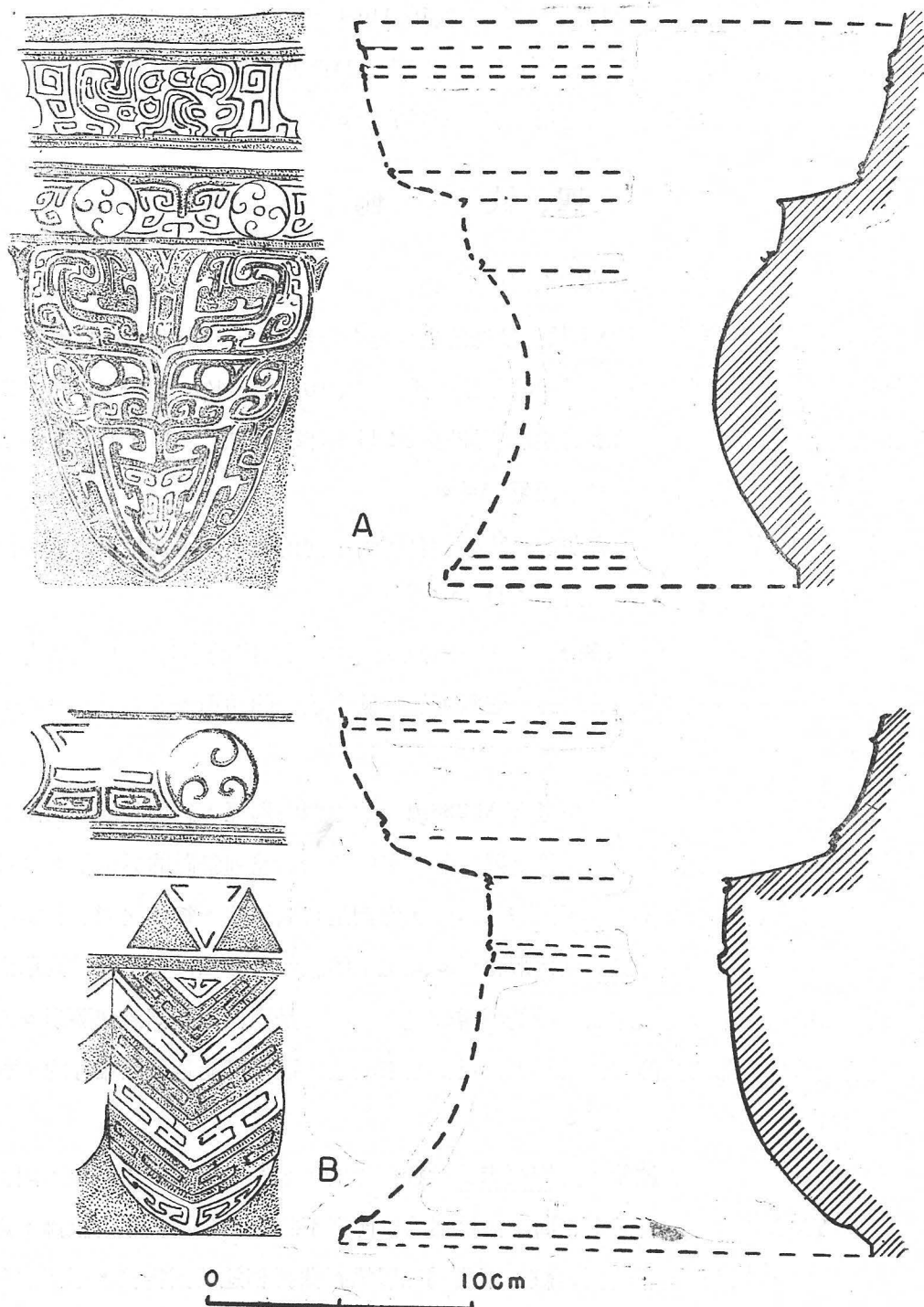


插圖七：小屯及侯家莊的木豆 A, B, C, 小屯M362出土 D侯家莊1001大墓出土
均係就木質痕跡復原者，高度寬度可量出，惟厚度無法量出。

6. 木豆

木豆的數量相當的多，雖然沒有灰陶豆那樣的大量，但在這六類之中則屬於第二位，比其它四類豆的數量都多。究竟是用什麼木頭作成，現在已經是形存而質亡了，形也不是全形而為殘形了。不過這種木豆，大都着有紅色，刻有紋飾，雖然木質朽腐了，而顏色和紋飾深深的印在豆的周圍的土上，保存了豆的部分的形狀，田野工作的人員，叫這種物質為花土，花土的種類很多，豆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

根據小屯與西北岡兩處出土的木豆遺蹟來觀察，至少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圍較淺



插圖八：木豆及紋飾，有點處爲紅色（採自梅原殷墟第三三圖）

一點爲梅原末治教授所復原（插圖八：西北岡1001出土豆），一種是圈較深一點是我們根據現象所繪製（插圖七：A-C小屯M362出土，D西北岡1001出土木豆），它們的製法雖然不能確定，很可能的是用一塊木頭雕成的。

四、紋飾

豆的紋飾，由於質地與形狀的不同而不同。

灰陶豆大多是沒有紋飾的，少數有紋飾的也只是在口部有一條或兩條陰刻的環紋，或者在圈足上所謂校部有一週至三週的弦紋（插圖三：10）（圖版拾壹：1，2），至於在足的下部刻有一週四個三角形的輪廓（插圖三：11）（圖版拾貳：1），乃是非常少見的器物，在小屯出土的殷代豆中僅只一見。

黑陶豆的紋飾也很簡單，與灰陶豆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有在圈上及足上各有高出的弦紋一週（插圖三：16）（圖版拾壹：1）。

釉陶豆，全體素面沒有紋飾，但在口的下面有兩個較突出的小耳，口上並有子口，這是與其它質地的豆不同的地方，它很可能的兼有蓋子的功用，或者它的口上可能有蓋。

白陶豆大都是有紋飾的，從小屯 Y M 388出土的兩個白陶豆，紋飾相同。在圈上除上部的四週環紋與下部的兩週環紋爲限界外，在中間則爲並列斜置的雲雷紋，也可以稱爲連菱形（插圖五：A）（圖版拾叁：1），它們是自成單位，彼此之間有相當的間隔，全週共有12單位不過已經幾何形化了。圈足上的紋飾共分三段：上段爲簡單而連續的雲雷紋邊，下段爲複雜而連續的雲雷紋邊，中間乃是與圈上相同的連菱形。最可注意的則爲足下部的紋飾有個缺口，而足部並未刻透，這很可能是仿照雕骨的，那麼這個缺口，可能有其含意的了。

另外的一種白陶豆的紋飾，是梅原末治教授復原的（註一）（插圖五：B），圈上的紋飾與 Y M 388 的白陶豆完全相同，而足部的紋飾則不相似，他所復原的紋飾，則分爲上下兩段，上段爲複雜的雲雷紋，下段爲三層橫行曲折相連的雲雷紋，下部並刻

（註一）梅原末治：殷虛出土の白色土器の研究，昭和七年。

有三尖，這種器形好像是兩重圈足的樣子。灰陶豆也有這種形制（插圖三：11）。

木豆的紋飾更爲繁縟，梅原末治教授曾就我們於中日戰爭時留在南京的殘破花土碎塊（註一）並根據東京武內金平氏所藏周代的着有朱和綠彩的銅豆（插圖十三：右上角），予以器形及紋飾的復原，他所根據的花土都是片段的，即令各花紋的單位是正確的，而接逗的是否與原來的結構相密合呢？他所列舉的兩種紋飾：

一種爲由側龍及旋紋所組成，全體的紋飾可分三段：上段即圍部是由側面獸和雲雷紋所構成；中段即圍下足上爲一較窄的一周，以旋紋與雲雷紋或獸面所組成；下段即足部，爲三角形的大獸面，一周四個佈滿了整個的圈足，這種紋飾非常精工。（插圖八：A）。整個的看起來，好像銅壺上紋飾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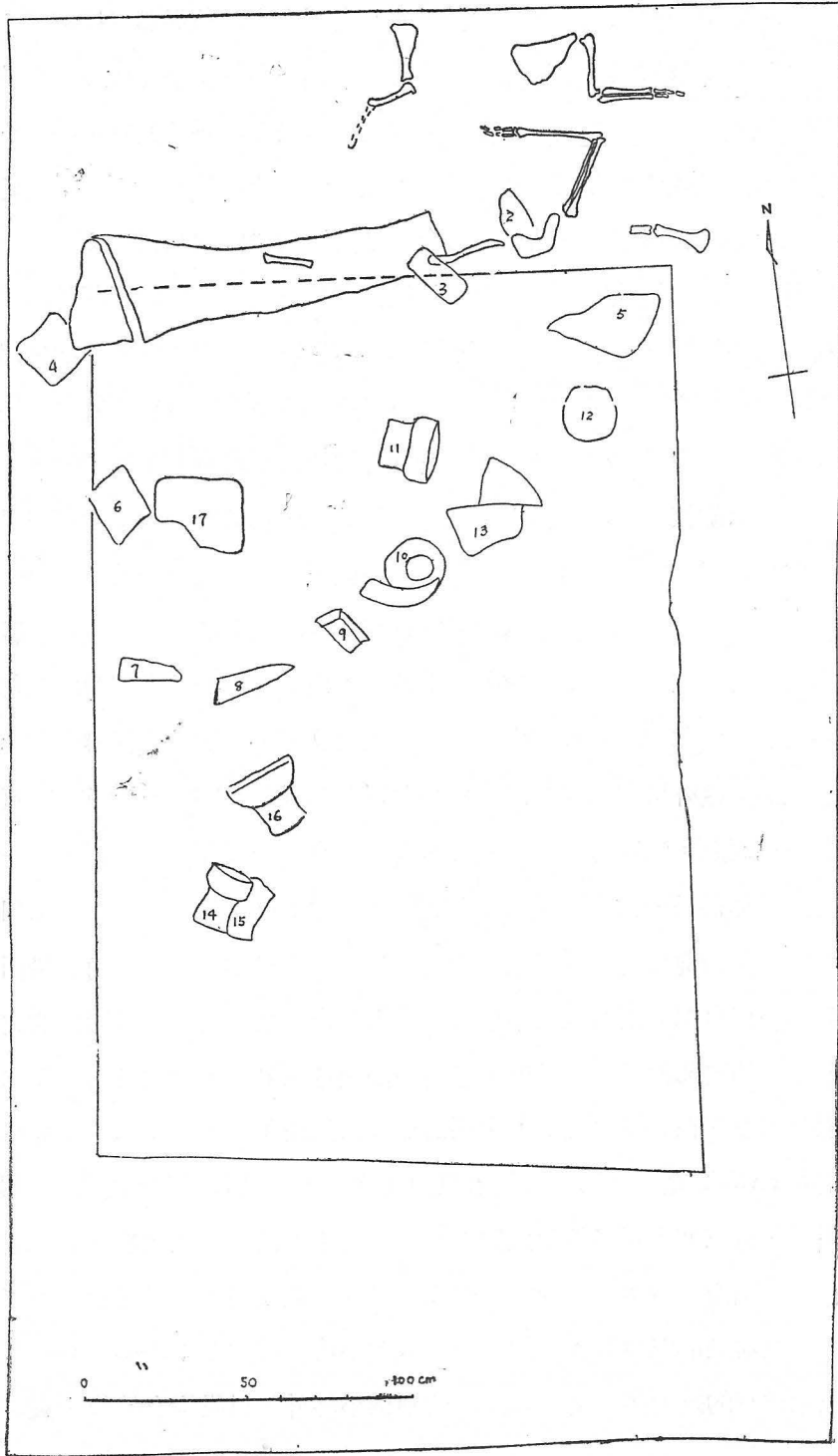
另一種爲由旋紋三角紋及斜雲雷紋等所組成，全部紋飾分爲上中下三段，上段在圍上，由旋紋及雲雷紋或獸面所組合；中段在圍下及足上，爲一周三角紋；下段在足部，爲斜式曲折相接的雲雷紋，與本所所藏 Y M331 出土的白陶壺及華府福利爾美術館所藏的白陶壺等紋飾均相似（插圖七：B），由足部看好像白陶壺的紋飾。

此外侯家莊西北岡1001大墓中發現一個徑約 0.80 公尺的大木托盤內外均有紋飾，其中陳有五豆，盤外又有二豆或三豆，大都口部向上徑約 0.20 公尺，正放着（圖版伍），內外各有一豆側臥，輪廓清晰，口徑及器高均爲 0.22 公尺（圖版陸），從這一個豆上我們知道它的唇部很長，約佔圍的三分之一（插圖七：D），唇是紅的，圍部周圍約有四個圓的旋紋，兩個旋紋之間介以八出形的紋飾。足上則爲大形的三角形獸面，周圍四個。從另外一個口部向上的豆來觀察（圖版柒：2），朱唇的長度與圍上的旋紋都是相合的；又在它的內部的底上，看出可能爲一條朱色的盤龍，因爲沿着內周爲由三角紋組成的龍身，並存在着一個尾部，中間的部分太殘破了，看不出頭部（圖版柒：2）。

小屯的 Y M362 墓中，出有八個木豆相當殘破，可以看出全形的僅有三處（插圖九：11.14.16），這三個木豆雖然形狀稍有不同，而主要的紋飾大致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即圍部是以四個旋紋爲主，中間夾以獸面，足部四個獸面，佈滿足的一周（圖版柒：1），有的爲很清楚的三角形，有的殘破了全形不清（插圖七：A-C）。

以上六種豆的紋飾，釉陶豆除口下的兩個小耳外可以說沒有紋飾，灰陶豆多爲陰

（註一）梅原末治殷墓發見木器印影圖錄，第五、六兩圖 p.11~13



- 1. 几形器
- 2. 觚
- 3. 豆
- 4. 方皿
- 5. 盤
- 6. 方皿
- 7. 豆
- 8. 豆
- 9. 方皿
- 10. 豆
- 11. 豆
- 12. 豆
- 13. 盤
- 14. 豆
- 15. 甗
- 16. 豆
- 17. 甗

挿圖九：YM362墓木器的分布

環紋或弦紋，黑陶豆則爲弦紋，白陶豆的紋飾較多，佈滿器的全部，設計也較仔細。木豆的紋飾不但佈滿了全身，而且特別精工，甚至器內的底部也有紋飾如銅盤之類，假設以紋飾的精粗，作爲評判貴賤的標準，則木豆當可列爲六類之中的第一位。

五、夥 伴

根據小屯，侯家莊西北岡，大司空村，高樓莊，輝縣琉璃閣以及鄭州等處一千多個殷墓，選出出土有豆的墓葬70處，其中小屯15墓，西北岡4墓，高樓莊2墓，大司空村31墓，鄭州6墓，輝縣琉璃閣12墓，其中的遺存如附表。從這70處墓葬中可以看出豆的伴侶也是隨着他們的質地不同而不同。也可分爲灰陶、黑陶、釉陶、白陶、石、木等六種。其中單獨出一豆的，以灰陶豆爲最多，而且灰陶豆的伴侶的種類也特別的複雜，茲先從灰陶豆說起：

一、灰陶豆

1. 豆 (14次)。
2. 豆、觚、爵 (6次)。
3. 豆、觚、爵、簋 (5次)。
4. 豆、觚、爵、簋、盤 (1次)。
5. 豆、觚、爵、簋、盤、罐 (1次)。
6. 豆、觚、爵、簋、盤、罐、鬲 (1次)。
7. 豆、觚、爵、簋、罐 (1次)。
8. 豆、觚、爵、盤 (1次)。
9. 豆、觚、爵、鬲 (2次)。
10. 豆、爵、簋、鬲 (1次)。
11. 豆、爵、鬲 (1次)。
12. 豆、爵、盆 (1次)。
13. 豆、爵、簋、鬲、盥 (1次)。
14. 豆、簋 (2次)。
15. 豆、簋、盤、罐 (1次)。

殷代的豆

16. 豆、簋、罐 (1次)。
17. 豆、簋、鬲 (4次)。
18. 豆、簋、鬲、尊、甬 (1次)。
19. 豆、罐 (2次)。
20. 豆、罐、鬲 (5次)。
21. 豆、鬲 (6次)。
22. 豆、鬲、尊、盆 (1次)。
23. 豆、鬲、盆 (1次)。
24. 豆、鬲、甬 (1次)。
25. 豆、尊 (1次)。
26. 豆、甗 (1次)。

二、黑陶豆

1. 豆、觚、爵 (1次)。

三、釉陶豆

因係穴窖中出土，無法判定伴侶。

四、白陶豆

1. 豆₂、觚、爵、斚、甗、鼎、卣、等銅器。
2. 另二墓中有殘片。

五、石豆

1. 附於木豆。
2. 無伴侶。

六、木豆

1. (YM362)豆₈、木盤、木甗、木方盤、木觚、木几等。
2. 豆₄(YM331)
牙盃。
白陶罐。
銅爵、觚、斚、甗、鼎、尊、甗、盃、卣、鍋等。

石豆。

3. HPKM1001豆⁷或⁸、木盤、木抬盤。

白陶：豆、甗、毀、鬯、罐、盤、盂、鼎等。

石：盂、毀、尊、方皿、盤、豆等。

骨：觚、骨皿、牙盃等。

銅：鼎、觚、爵、鬯等。

從這些伴侶中我們看出來，灰陶豆的伴侶都是灰陶器。少的只有一個伴侶，或簋或鬲，或罐，或甗。最多的則有六個伴侶，如觚、爵、簋、盤、罐、鬲等。灰陶豆在70個墓中出現過63次，可以說佔絕大多數了。另有一個可注意的特點，它所出現的墓中多為小而窮的墓葬，其中也有一個帝王級的墓葬，而這個墓葬為侯家莊西北岡大墓中最窮的一個即1002大墓，未經擾亂的地方只有三件陶器即豆、簋、盤（圖版叁：2）。

出黑陶豆的也是一個小墓，出現過一次（M313），它的伴侶為觚與爵（圖版拾：1）。

釉陶豆（圖版拾叁：2），因出於H107窖中，無法判定它的伴侶，不過到了西周却有相當數量的釉陶豆出土，如長安長由墓（註一），洛陽城北區西周墓（註二），屯溪第一號墓等（註三）。

白陶豆的伴侶，則為比較高級的銅器，而出土的墓葬不是大型墓，便是中型墓（圖版叁：1），在70個墓中出現過二次。沒有在小型墓中而發現白陶的，有與木豆共出的，而木豆則佔重要的地位。

石豆的伴侶很難說，一個沒有伴侶，一個的伴侶都是銅器，但它與木豆共出，我們算它出現過一次，而木豆在墓葬中的位置，則較石豆為高一點，譬如木豆是擺在主人翁的頭旁，而石豆則放在主人翁的腳旁。雖然如此，它也算一種高級的豆類，它的伴侶都是些銅、石、牙、白陶、木等類的高貴器物（圖版肆）。

木豆的伴侶相當的多，而且也都是珍貴的器物，更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木豆

（註一）石興邦：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發掘記，考古學報8，1954。

（註二）洛陽的兩個西周墓，考古通訊1956：1。

（註三）安徽屯溪西周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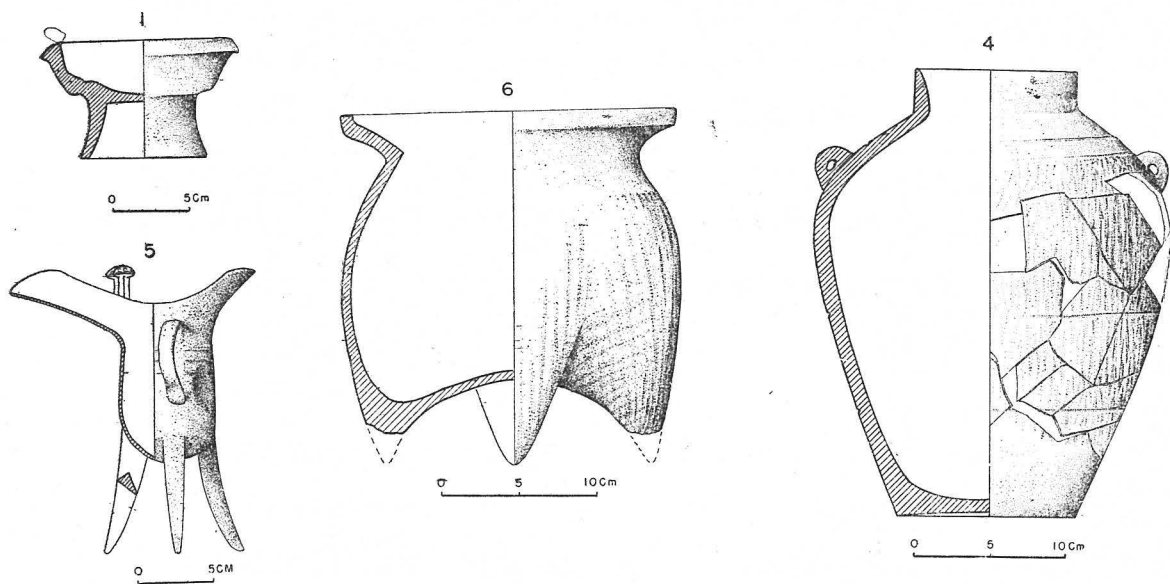
越多的墓葬，形勢越大，其中的珍貴物品也越多，縱然是曾經盜掘過的，也可以看出它的跡象來，譬如出木豆的三個墓葬，HPKM1001, YM331, YM362；便是很顯然的例子了。

以上是專就殷代墓葬中的遺存來觀察豆的伴侶。除那一件釉陶豆外，穴窖中是否有豆的遺存和伴侶呢？因為穴窖中的遺存等於沒有系統的垃圾堆積，而且大都為碎片。器物破了才會被丟掉，完整的器物誰也不願意拋棄，因此在穴窖中尋找完整器物，確是很難。就我們在安陽第十五次發掘的資料來說，共發掘穴窖 173 處，其中有豆的遺存的穴窖便有 86 處，約為全數的二分之一，共有豆的破片 708 片。與豆共存的其它器物的破片當然很多，不便一一列舉，即列舉出來它的含意恐怕與墓葬中的伴侶性質不同，然也有較完整的器物和伴侶，器物少的如小屯的 YH 362 為豆與盃（圖版貳：1）器物多的如 YH 196（圖版壹），茲就 YH196 來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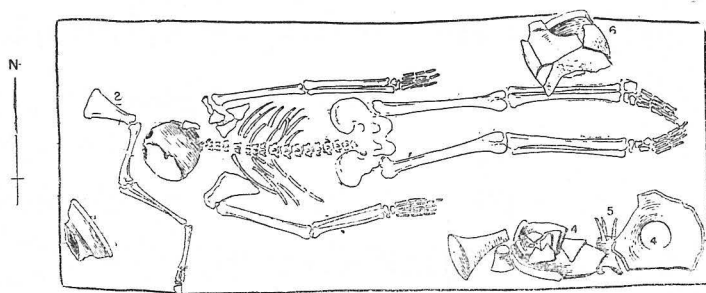
YH196 為一橢圓形的竇，口徑 1.56—1.60 公尺，地面下 0.60 公尺露出它的上口，本身深度 2.70 公尺，底下尚有深 0.15 公尺的小坑。竇內由上而下有很清楚的五層不同土色的堆積。由上口至 1.20 公尺為第一層，係黃土略帶薑石。1.20—1.75 公尺為第二層，此層薑石減少而黃土加多，惟中間為黃土，周圍則為木炭，使周壁變黑。以上兩層僅出有數塊碎陶片。1.75—2.10 公尺為第三層，此層為木炭成分極重之黑土。2.10—2.45 公尺為第四層，此層為黃灰土。2.45—2.85 公尺為第五層，係綠土。在這綠土層中出有豆十三個（圖版壹），其中一個特大，壺四個，尊、簋、大盤、殘罐、殘蓋、牛角、卜骨各一，尚有陶片 385，陶輪 3，獸骨 59，獸牙 9，殘骨錐 1，石器 1。雖然這些遺存，頗為雜亂，但都與日常生活有關，尤其是十三個豆與四壺、一尊、一甗、一大盤、一殘罐等，却是一套日常的用器。至於紡用的陶輪、編用的骨錐、食餘的牛角、獸骨、獸牙等，更顯得生活的情形較墓葬內的隨葬品尤為有生趣。就這個竇內的遺存來觀察，豆確為用器中的主要用品了。

六、用 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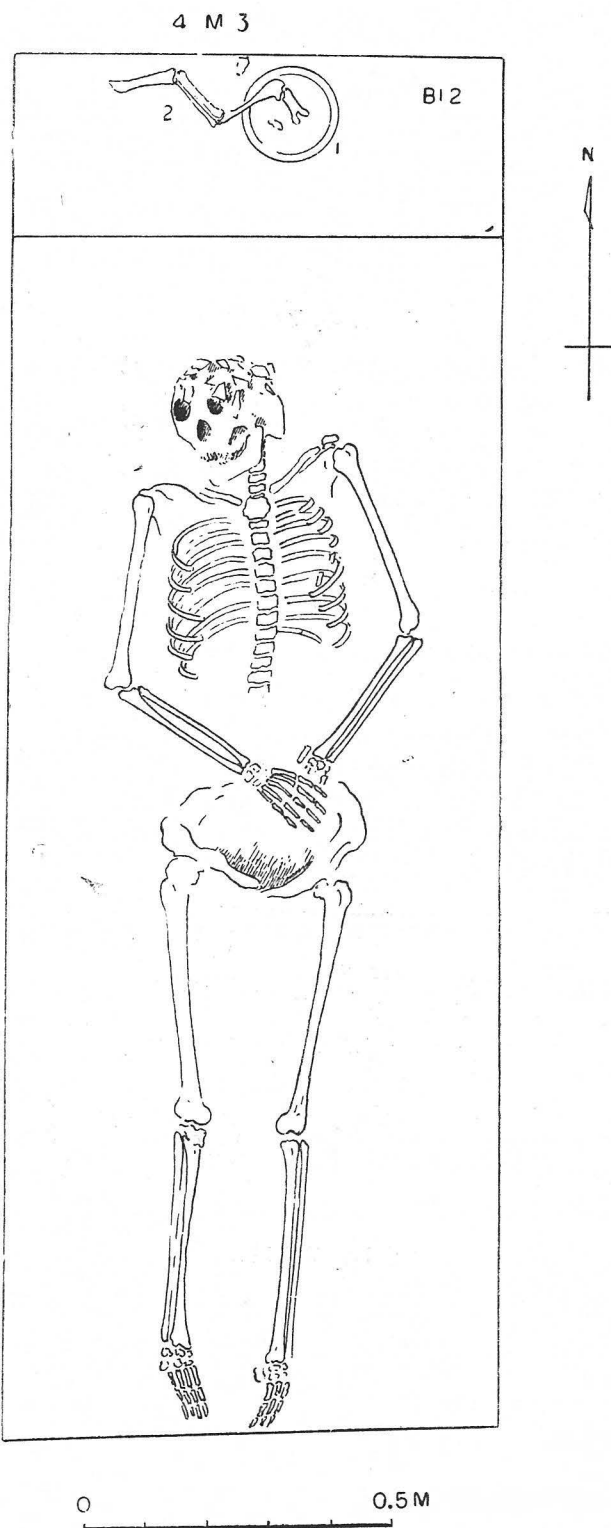
豆雖然被列為容器，但是它的深度很淺，容納不了很多的東西。如果用它來盛裝液體，則容量越發的更小了。作器的目的，恐怕不是為着盛裝液體而設計的，很可能的為的是要裝固體物品。我們在安陽發掘所遇到的現象，豆內未盛任何遺物的佔大多數，少數盛有遺物的，往往與獸腿骨在一起，或其中盛有獸腿骨，或碎骨，舉例如下：



3:M14



插圖十：小屯的3:M14



1. 3:M14

3:M14 是殷虛第三次發掘在小屯發現的一個小墓，墓內僅有一具軀向西的俯身全軀人骨。在它的頭前，由北而南的斜放着一隻羊腿骨，在羊腿骨的西南，側置着一個灰陶豆(插圖十：1)豆的口部向着羊腿和人頭，即羊腿放置在陶豆與人頭之間(插圖十：2)。此外觚、爵、罐、鬲等器則放置在腿的兩旁(插圖十：3.4.5.6) (圖版捌)。

2. 4:M3

4:M3 是殷虛第四次發掘在小屯發現的一個小墓，墓內僅有一具軀向北的仰身全軀人骨，在它的頭前，有一個口部向上的灰陶豆，豆內放着一隻由東而西陳列着的羊腿骨，此外則無其它器物(插圖十一：1, 2) (圖版玖)。

3. YM362

YM 362 是殷虛第十五次發掘在小屯發現的一個中型墓，墓內有十一具人骨及許多木器，不過被早期盜掘了。在北二層臺上未經擾亂的部份放着四隻獸腿骨，大都殘朽，在被擾亂的墓室內，出有八個木豆，位置都被改變，豆和獸腿的關係雖無法判定，但豆與獸腿骨同存在一個墓內則是事實(插圖九) (圖版柒：1)

4. HPKM 1002

HPKM1002 是殷虛第十、十一兩次發掘在侯家莊西北岡清理完竣的四大墓之一。這個墓葬被盜掘的特別厲害，遺存也特別的少，似乎也特別的窮。僅在墓內北二層臺中部，由西而東放着簋(盆)、盤、豆(皿)等三件陶器，接着陶器的東北又有三條獸腿骨，由西而東爲羊、牛、豬等骨，接近豆的則爲羊腿(註一) (圖版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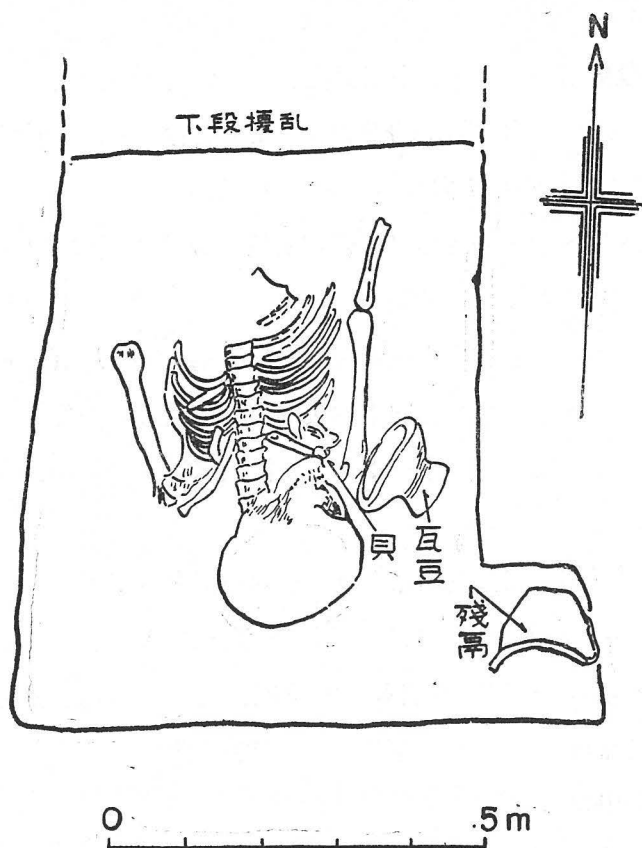
5. YM 6

YM 6 是殷虛第十三次發掘在小屯所發現的一個小墓，墓內僅有一具殘去下部，軀體向南仰置的人骨。在頭的東部，放置着一個灰陶豆，豆內有若干碎骨(插圖十二：圖版拾：2)

6. YH131

在寶窖內也有在豆內放骨的現象，譬如殷虛第十三次發掘在小屯的YH131寶內出了兩件陶器，一件是鬲，口向下覆着，一件爲殘去足部的豆，口部向上，其內放着一塊

(註一) 侯家莊第三本1002大墓p.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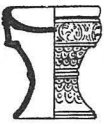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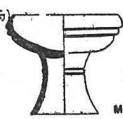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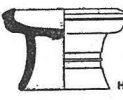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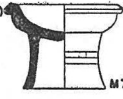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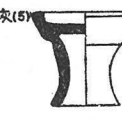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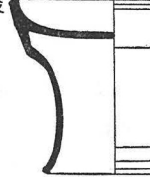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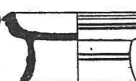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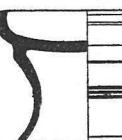
插圖十二：YM6

獸骨（圖版貳：2），這也許是偶合。

從這些現象來觀察，豆的用途至少有在祭祀時或殉葬時，或日常生活中用作盛裝獸腿的器皿。因為口大而淺，易於放穩，這與中國古代傳統的說法「豆古食肉器也（說文）」，頗相吻合。也可盛裝碎肉，與周禮醢人的說法也頗相合。更與現在臺灣拜馬祖用以盛裝鷄、鴨、魚、肉及紅龜等供品的木質豆形器，不但器形相似，而含意亦同，這却是中國自古及今一脈相傳的祭器了。

七、演 變

殷代的豆種類繁多，就質地來分計有陶、石、木，乃至骨、牙等類，前已言之，但絕大多數為陶豆。石、木乃至骨、牙等豆，不過為一時之盛，或極高級的藝術品，僅可代表登峯造極的一段；如果想從它們的身上找出全部演變之迹，那是很困難的問

西 文 化 周 層	張 家 坡 型	 KM145  T218:3:14	 日本藏青銅豆
殷 商 文 化 層	基 上 型	 209R M313  206F H283  206G M74  208E H396  208W M388 0 10 20cm	
	相 當 基 中 型	 208G H259  208J H150 0 10 20cm	
	基 下 型	 205F H454  208F H355  209X H107 0 10 20cm	
龍 文 化 山 層	小 屯 區	 204M E98 0 10 20cm	

插圖十三：殷代豆的演變情形

殷代的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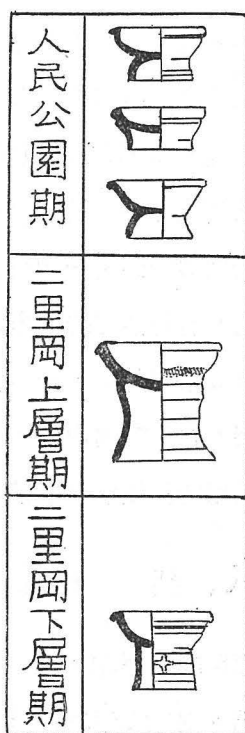
題，不但材料稀少，即根據現存的資料也無法作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木質的豆都已朽腐成花土了。所以要打算窺視殷代豆的演變跡象，恐怕還是需要根據陶質的豆來追查它們的踪影。現在選擇若干出土地點清楚的陶豆，依據他們自身的層位把它們排列起來，由下而上不是它們演變的跡象嗎？

按小屯的殷商文化層，是以夯土基址為分水嶺，可分為基下、基中、基上等三大層。基址下層即被壓在基址下面的穴窖，出在這些穴窖中的豆，把它們列為基下型。基中層，即基址的本身，但基址由夯土打成，夯土中遺物很少，即有也都是破碎的陶片，沒有整形的器物，然有些穴窖在基址之旁，可能與基址同時，暫把它們算作相當基中層，出在這些穴窖之中的豆，則列為相當基中型。基址上層的現象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的打破基址的穴窖，一種是簡接的打破基址的墓葬，出在這些遺跡中的豆，把它們列為基上型（插圖十三）。此外在小屯的殷商文化層之下有龍山文化層，西安張家坡為西周的遺存，這兩處也都有豆，可在此處一並討論，更可以看出殷代豆的先宗與後裔。茲先把各穴窖墓葬本身的層位，以及所出豆的形制列表如下：

表 一：各穴窖及墓葬的位置與深度

層位	基址	坑名	位置	上口深	底深	豆的形制	備考
張家坡層		T218:8:14 KM145				T218:3:14 KM145	日人武內金平氏所藏銅豆
基上層	K20 乙二十	H154 H283 H396 M 6 M47 M74 M51 M318 M388	C153 C178 C318 B123 B128 B124 C98 I1066 C318	0.36 0.74 0.41 0.35 0.80 0.60 0.40 1.10 0.95	4.96 9.04 1.26 0.45 0.95 1.49 0.70 1.90 2.06	206F 208E 206C 209R 208W	K為水溝 (圖版拾壹:2) (圖版拾壹:1) (圖版拾叁:1)
相當基中層		H150 H259	C116 C151	1.75 1.20	8.23 5.40	208J 208G	(圖版拾貳:1)

層位	基址	坑名	位置	上口深	底深	豆的形制	備考
基下層	乙七	H107	C76	1.72	8.22	209X	(圖版拾叁:2)
	乙十一	H238	C151	1.27	3.84		
	乙十三	H358	C168	1.40	9.40	208F	
	乙二十	H454	C178	3.27	5.27	205F	(圖版拾貳:1)
	丙十三	H359	C334	0.95	3.55		H351打破H359出第四期字骨
龍山層	甲六	6:H13	E98	0.30	1.70	204M	



插圖十四：藤田國雄所採用的陶器演表之一部

觀上表有十一處穴窖（以H為代表），七處墓葬（以M為代表）及一處探坑（以T為代表）。觀上圖只有十四幅，表示着收集的材料還不够，兩者尚不能完全相配合。穴窖及墓葬係就手頭的資料所查出，圖像係根據李濟博士的殷虛陶器及其它資料所繪錄；其中有一圖208G出土地為H259，但誤印為H359，因為有層位關係特在這裡聲明。

從各層位的豆形可以看出一點線索，即龍山型的豆（204M），為淺圜粗腿，但色黑而較薄，基下型的豆則接近龍山型，也是淺圜粗腿但色灰而較厚（205F）。同層另有一種豆腿既粗而高但安法却不相同（208F）。可是乙七基址之下的釉陶豆（209X）則另具形式，層位告訴我們，他並不是晚期的器物，確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相當基址時代的豆，多為連圜式（208G，208J），即這類豆在這個時期比較發達。這一期的穴窖很難判斷，故材料較少，以待將來補充。基上型的豆種類較多，新發展的特徵，即圜較深，腿較細而高（206C，208F，209R）但也有例外，如206F則圜淺而腿粗與基下型的豆器形很相近，其出土地為H283（圖版拾壹：2），這個H283却是打破乙二十基址的窖，也許為早期的東西混入較晚的穴窖中了。如果再進一步的觀察，圜雖淺但口向內勾。腿雖粗但較高，而腿上已有三條弦紋，與基下型的豆，仍有區別。208W係一種白陶豆，圜較淺，腿較粗，似乎應為早期的形式，可是它的唇部却向內勾了。209R則是較晚期的形式。至於張家坡的豆則與小屯基上型的豆相近似，所謂西周的銅豆則與連圜或相近似，到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不過這個圖表是根據有地層疊壓的少數材料予以排列，有待補充的地方很多。這裡僅能看出了一點大概的跡象，即早期的豆，圜較淺，口緣略向外撇，腳腿粗而矮。隨着時代的前進，圜逐深，腿逐高，到了晚期，則圜較深，口緣略向內勾，腿較細而高，至於連圜形的豆則呈腫唇了。但與日人藤田國雄所採用的演變情形不甚相合（註一）（插圖十四）。

八、結 語

由以上種種的討論，撮要的作簡單的結語如下：

1. 殷代的豆雖然分爲陶、石、木等三大類，但石質的豆僅偶而一見，不足重視，其中以陶質的爲用較廣，而木質的次之。可能也有骨、牙等質的豆，但尚未發現完整的器物。
2. 豆的製作因質地的不同而不同。陶質的約有：捏足、盤條、粘足、連圜等四種方法。石質的或木質的可能用一塊石頭或一塊木頭而雕成。
3. 豆的質地，紋飾與用途，三者有密切的相互關係。質地粗糙的，紋飾也簡

（註一）藤田國雄：殷周文化的普及，世界考古學大系第6冊，p.115，345鄭州出土的土器。

單，而其爲用則普遍，如灰陶豆及黑陶豆，在 70 個墓葬中便出現過 64 次（黑陶豆一次），遺址中也有大量的出土品。反之質地細緻的，紋飾也精工，而其爲用則不廣，如石豆，白陶豆及木豆，在 70 個墓葬中僅共出現過 6 次。白陶豆的碎片在遺址中尙偶有發現，却沒有發現過木豆的踪影。

4. 豆的質地、伴侶與出土地，不但顯示着本身的貴賤，並且代表着使用者身分的高下。譬如灰陶豆或黑陶豆的伴侶大都爲陶質的器皿，且多出於小墓中，很顯然的代表着平民階級，其中雖也有一個帝王級的大墓，那位帝王可能貧窮或者儉約。釉豆與石豆因數量太少且伴侶不鮮明。白陶豆的伴侶多爲高貴的銅器，且出於中型墓或大墓中，代表着貴族身分乃至帝王階級。至於木豆的伴侶除了銅器之外，更多其它木器的伴侶，也都是些珍貴的用品，出木豆愈多的則墓葬也愈大，內容也愈豐富，它的墓形代表着貴族與帝王的身份。

5. 站在遺址的角度來觀察，灰陶豆與黑陶豆爲殷人的日常用品，釉陶豆與白陶豆爲稀有的用品，石豆與木豆則未見於遺址中。站在墓葬的角度來觀察，除釉陶豆外，其它各種豆都是隨葬品或祭器。再進一步的觀察，其中一部或有獸腿或有碎肉所遺存，那麼正合乎中國古代典籍所記「豆、古食肉器也」的解說。

6. 茲檢查殷代的銅質的容器，大都宜於盛流質的物品，不宜於放置固體的物品，豆似乎宜於放置固體物品的器物。尤其木豆雕刻朱漆，最爲壯觀，不但有華麗的紋飾而且有鮮艷的色彩。殷代所以不用銅鑄豆的原因，是否因豆的質地不宜用銅鑄造？或者用銅鑄造而不能達到如此艷麗的程度，或者當時的鑄造工業尙未發展到用銅鑄豆的階段？木豆爲殷代豆中最上的精品，也可以說發展到本類器物中最高的階段。日本藏有西周的銅豆，它的形制和一部分紋飾則係承殷代的木豆而來的。殷代是否鑄有銅豆？不過在出土品中尙未發現。

7. 豆的使用的數量，除釉豆、石豆數量太少不談，而灰陶豆大都一個或三個，寶窖中則有十三個的。白陶豆爲一對（兩個）木豆或兩個或八個。

8. 殷代豆的演變似有線索可尋，以現有的材料，根據地層的疊壓，予以系統的排列，則可看出早期的豆，形式類似龍山型，圍淺，口外撇，腿粗而淺，隨着時代的前進，圍逐深，腿逐細逐高，到了晚期則圍較深，口內勾，腿較細而高，與周初的豆

股代的豆

形相近似。但連圜式的豆，則圜逐淺而唇逐腫了。

九、附 表

號碼	墓 名	人骨 姿態	器 物 名 稱												備 考	
			豆	觚	爵	簋	盤	罐	鬲	甗	尊	盆	甗	壺		其 他
1	3:M10		1										1		小屯，殷虛第三、四次墓葬	
2	3:M14		1	1	1			1						獸腿		
3	3:M26		1					1								
4	4:M3		1											羊腿		
5	S5		1	1	1			1						銅戈4	四盤磨	
6	WHM5		1	1	1										王裕口	
7	YM6		1 (內有碎骨)					1殘					貝1 貝1骨錐	小屯、殷虛第十三至十五次發掘所得		
8	YM51	仰	1					1			1					
9	YM74	仰	1										貝1			
10	YM303		1													
11	M312		1	1	1		1						石戈1			
12	YM313		1	1	1										黑陶豆	
13	YM331		(木豆4，石豆1，白陶罐，尊，盤，鼎，甗，觚，爵等銅器)													
14	YM362		(木豆8)													
15	YM388		(白陶豆2，與觚，爵，甗，壺等銅器)													
16	HPKM 1001		(白陶豆，木豆等)												侯家莊西北岡三大墓一小墓	
17	HPKM 1002		1			1	1									
18	HPKM 1003		(白陶豆殘片)													
19	HPKM 1888		(石豆1，與銅甗等。)													
20	高樓庄1		1		1	1		1							高樓庄遺址出有十墓僅二墓有豆，1957年秋安陽高樓庄殷代遺址發掘考古1963：4	
21	高樓庄2		1													
22	T28		1	1	1	1								大司空村遺址發現312墓，出豆的墓31個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		
23	T44		1	1	1	1	1									
24	T76		1													
25	T86		1	1	1	1	1	1	1							
26	T102		1			2	1	1								

號碼	墓 名	人骨 姿態	器 物 名 稱										備 考		
			豆	觚	爵	簋	盤	罐	鬲	甗	尊	盆		甗	壺
27	T103		1			1			1						
28	T135		1						1						
29	T136		1	1	1										
30	T140		1												
31	T143		1	1	1										
32	T145		1												
33	T153		1												
34	T164		1	1	1										
35	T165		1	1	1	1									
36	T169		1						1						
37	T173		1						1	1					
38	T186		1	1	1	1									
39	T201		1	1	1	1			1						
40	T210		1						1						
41	T220		1	1	1										
42	T228		3						1	1					
43	T240		1												
44	T256		1	1	1	1									
45	T284		1												
46	T291		1	1	1										
47	T303		1			1									
48	T304		1	1	1	1									
49	T305		1												
50	T306		1												
51	T308		1			1									
52	T312		1	1	1	1	1	1	1	1					
53	CNM5		1		1	1			1	1			圓形陶片	鄭州發現商代墓34個，有豆者僅6墓 試論鄭州商代城址， 文物1961:4.5.	
54	CNM1		1								1		玉墜		
55	C8M8		1		1				1						
56	CNM15		1			1			1						
57	CWM8		1		1							1			
58	CWM9		1						1		1	1			

豆 代 的 股

號碼	墓 名	人骨 姿態	器 物 名 稱													備 考
			豆	觚	爵	簋	盤	罐	鬲	甗	尊	盆	甗	壺	其 它	
59	WHM136	仰	1						1						輝縣琉璃閣58墓，有 豆者12墓，輝縣發掘 報告	
60	WHM146	〃	1			1		1						石片1		
61	WHM150	〃	2			2			1		1		3	玉魚、戈、 刀、鏃、 鏃、泡		
62	WHM151		1						1				3	硬幣1， 骨筭 貝1		
63	WHM205	俯	1					1	1							
64	WHM206	仰	1			1			1							
65	WHM207	仰	1						1	1						
66	WHM208	仰	1						1	1						
67	WHM212	俯	1													
68	WHM223	仰	1						1							
69	WHM235	仰	1						1							
70	WHM239		1											貝1		

文成承高曉梅（去尋）兄指正數處，特此誌謝。

五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南港



H 196 中十三豆的出土情形



1. H 362 豆與盂出土的情形



2. H 131 鬲與豆出土的情形

灰陶豆出土的情形



1. 小屯M388白陶豆出土的情形



2. 侯家莊西北岡1002大墓豆與獸腿出土情形
豆出土的情形



小屯M331石豆出土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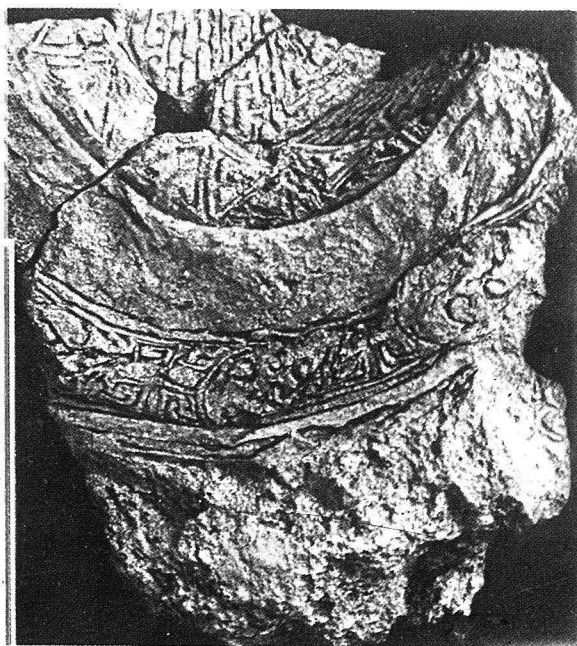


侯家莊西北岡 1001 大墓木豆與木盤出土情形



侯家莊西北岡 1001 大墓木豆出土情形

1. 小屯M362
出土的木豆



2. 侯家莊西北岡
1001 大墓出
土的木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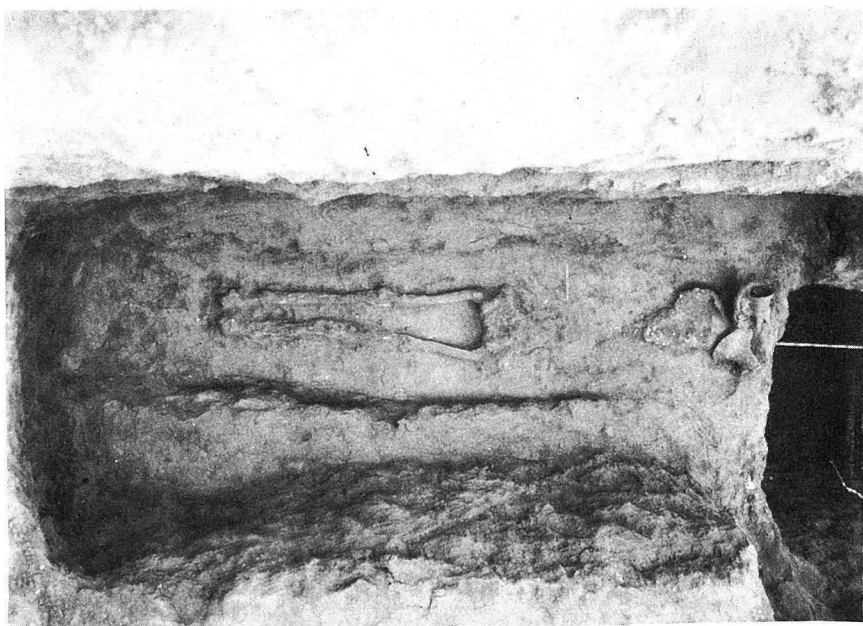
木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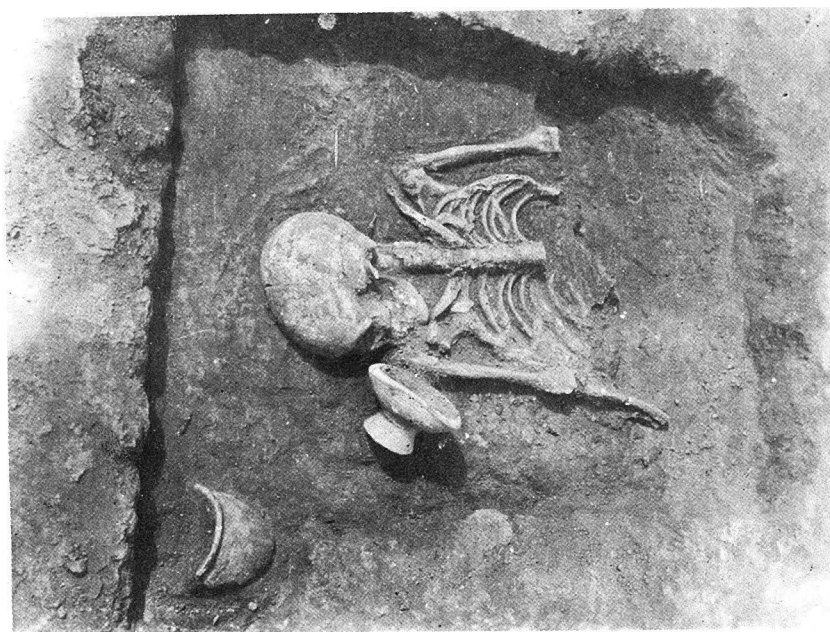
3 : M14 羊腿與豆



4:M3 羊腿與豆



1. 小屯M313 出土的豆與觚爵、爵在豆內放置



2. 小屯M6 的豆出土的情形



1. 小屯M313出土的黑陶豆



2. 小屯H283出土的灰陶豆
版上層的豆



1. 小屯H259出土的灰陶豆（中層）



2. 小屯H454出土的灰陶豆（下層）

版下層與中層的豆



1. 小屯M388 出土的白陶豆



2. 小屯H107 出土的釉陶豆
白陶豆與釉陶豆



1. 小屯M331出土的石豆



2. 侯家莊西北岡1001大墓出土的石豆

石豆